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江長鎧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六

天子之孝

體臣工

臣按經言父子之道有君臣之義儀禮言父子一體父首子足君臣之分喻于冠履君臣亦手足也父之有衆子如四體之相輔君之有羣臣亦猶四體之相附也書言元首股肱又言股肱耳目斯一

體四體之証矣臣以父事其君君以子視其臣欣

戚憂樂靡不相關故曰元首股肱爲一體述體臣

工

易大有卦名六五厥孚交如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程頤傳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虚中為孚信之

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盡其誠

信以事于上上下孚信相交也

臣按朱熹本義言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蓋

以我之誠心而發彼之誠心所以為交孚也中庸所謂士之報禮重孟子所謂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者葢如此而經所謂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亦即此交孚感應之理也

晉卦名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臣按康侯與寧侯相似胡炳文以為治安之侯非以功侯也葢建侯本以寧民今此康侯述職而來

著有撫循百姓之功則車馬之賜享勞之勤尤當寵異于衆中而顯加恩遇者也蓋惟坤順之臣文明之主相得益彰乃能有此若晉文公之受車輅弓矢出入三覲猶未足以當之也後世强藩悍帥不奉朝謁而猶待之以姑息恩命濫膺與朝貢之臣禮數缺然者皆未得于康侯錫馬之義也

夬卦名象傳曰澤上于天夬決也君子以施禄及下居止也德則忌

臣按居乃居積之居與夬義相反以祿者臣下之所應有而人君居之以示德若居貨然一則如項籍之印刓弊而不予出納之吝一則如漢高踞洗見英布先使之大失所望而供帳飲食之盛又使之大喜過望以術智御才傑之士皆非先王忠信重祿之意故君子忌之而弗以也

中孚卦名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縻同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胡炳文曰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與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在九二則曰靡在九五則曰攣皆固結而不可解之象

臣按人主惟其有攣如之孚而賢者為好爵所縻苟無此孚信而但以爵祿奔走天下之士賢者所不願也

書洪範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

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蔡沈傳曰在官之人有禄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廪禄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于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禄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禄以與賢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臣按詩言豈弟君子干禄不回蓋正人而富則斯民被豈弟之澤故君子之福即斯民之福也小人

雖富而乾没不止與之以禄是厚其毒也豈以惟
皇作極而威福濫用者哉葢聖人制行不以己中
人之性固可使為善可使為不善也厚其禄養謀
其身家所謂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養廉有資室謫
不至自非貪冒嗜利之人必不至更以賄敗也若
既已陷于不義則必至于無好德之心如是而更
欲責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其人方自以行檢既
踰後効無補其何能報我以善哉惟其在一人之

身而可慮如此是人之有能有為者必當有以愛惜保全之于始不可以徒用之而不為之所也

詩邶風北門篇名其一章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無財且貧無財可以為禮以自給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二章曰王事適我政事一皆也埤厚也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三章曰王事敦猶投擲也我政事一埤遺加也我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摧我摧折沮抑之甚于謫也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謝枋得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千歲治安根本葢在此也北門之忠臣至于終窶且貧禄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劇使室人不能忍饑寒而交徧謫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

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禄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

臣按北門之詩箋以為衛之君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禄使困苦不得志故刺之也窶陋則無財為禮困苦則無資充用窶且貧禄之薄可知也有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而必來之我有賦税之事則減于彼而以益于我是又使之事君子之事而食小人之食也夫簡兮之賢者官卑禄薄而有輕世肆志之心焉其人豈不窶貧哉無王事之適政

事之埤以為之憂也投之以事則當知其艱無以代耕而但欲責其力所遭如此而終無去志雖其室人亦不之知詩人愛君之心綣綣無已怨而不怒歸之于天倘亦使衛之君聞之而惻然有動于中乎

小雅鹿鳴篇名其一章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小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

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臣按傳鹿得苹則鳴而相呼誠懇發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亦箋作賓言置之周之列位也蓋君人者非善不用惟賢是與既得此好德之人而但承之以筐瑟奉之以筐篚弗與共天位則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四牡篇名其三章曰翩翩者鵻鳥名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所安之處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四章曰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五章曰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告也

謝枋得曰忠孝不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深探人情真切而言之也又曰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葢設言欲使人忠孝兩全也

范祖禹曰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其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輔廣曰既述其不得養親之情矣又言其以是情而告于上所謂臣下不敢自言而君上探其情而為之言者詳于私恩而略于公義君之勞臣當然也

臣按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陟岵之憂鴇羽之嗟北山之怨出于人子之所自言則上下

之情睽隔而為變風變雅出于君上所代為之言則能體悉人之情而為勞使臣之正小雅故孔氏以為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悦矣此之謂也又經曰母取其愛再言將母所以曲盡人之情然苟非能自盡其愛親之心則何能推已及人而言之忠厚悱惻如此耶

蓼蕭篇名其一章曰蓼彼蕭蒿也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輔廣曰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留隱相與燕飲笑語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其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于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于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何能保有其安樂于長久乎

臣按蓼蕭之燕笑譽處為晉之時有錫馬蕃庶晝

日三接之象也自罷侯置守而方岳郡縣皆古之
諸侯則四海九州之内凡為守土蒞民者皆天子
之羣臣也皆當以吾不敢惡于人之義而示之以
恩愛慈惠者也

大雅假樂篇名其四章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
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鄭康成注曰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
愛之不解于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臣按假樂之詩公尸所以答鳧鷖者謂諸臣為朋友亦如既醉指助祭之臣為朋友也成王愛親之心形于祭祀既燕其父兄而及其諸臣君愛其臣臣愛其君始之以稱願終之以勸勉有元首股肱明良相得氣象呂祖謙曰蓋臯陶賡歌之意也

儀禮燕禮第六

賈公彥釋曰燕有四等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

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

臣按此四等之燕若卿大夫有勤勞之事及異國之聘賓亦後世所時有惟君臣無事相與講明德義以禮樂燕飲最為難得葢法酒之置鮮能歡洽狎客之譏惡其沉湎惟明皇之御花萼樓邀寗歸騎太宗于後苑賞花釣魚唐宋二史傳為盛事臣以燕禮考之樂備三終可以出矣而必極之于無算樂酒已四旅可以出矣而必極之于無算爵賓

卿大夫既成禮矣士亦受觶矣而必均其惠于小臣之與者或因以習射也而繼之以燭或者不徒歌也而命之以舞而自始至終正之以禮先王之道所由必盡其孚信不止無惡于人而又咸以得其歡心者也唐宋之君臣雖不能因是以講明德義合于古者行禮之義而適當無事成其泰交盍亦未易得此者也

中庸第二十章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臣按羣臣之稱自卿大夫而下逮於士者也古者官人無異途故內則六官之屬有司職事之賤者外則閭胥比長皆以士為之其育于成均者則野處而不慝其秀民之能為士者也古者四十曰强而仕然而有士冠禮則雖弱冠之時未受爵命而其德行道藝舉于鄉老者固已入使治之出使長之也以後世言之有司執事之賤者與夫閭胥比長且兒童畜之奴隷使之捶楚辱之而先王之

世則致其忠厚推其誠信不啻股肱心膂視之也夫然後廉恥之道興詭薄之風息雖微且末皆必感激奮厲欲及時而進德修業也此其所謂報禮重者也然而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何也夫出于學校之中既已賢能獻之而任之也僅以為有司職事閭胥比長疑于賤之也而先王期待之意蓋無窮焉士亦知自貴也游說之士立談而取卿相出其珠玉錦繡疑于貴之也而世主蓋以是市之

士愈以賤也夫士知自貴則德日進業日修惟其所使而無不可其為報也孰重焉士愈以賤而詐偽反覆惟利之求亦有感于私惠而以身許人者彼哉其所為報也

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

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
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臣按頒禄之制王制孟子所載不同先儒所不欲
苟為之解而闕之者也然其意義有可得而合者
視農夫而制禄足以代耕之説也然而古之食于
官者蓋多于今五家為比而比長以下士為之則

是五家之中常有一家不耕而食者矣而府史胥徒不在此數不知何以能給也且今之縣令即古之諸侯以一縣計之官俸役食遠不逮于古侯伯子男之國君卿大夫士之禄也古之諸侯亦入為王卿士而天子之卿大夫士受地視侯伯子男而皆取足于王畿之内今也四海之富天子奄有之而制禄之法不知其何所視以為差等也以今之九品之吏比于古之上農夫則彼之食九人也當

今田四十畝有奇之入非遇水旱之災則裕而今之制禄也蓋不給矣以九品之吏視古王朝之人亦足比數于中下士以意計之元士視子男則中士下士亦得視于附庸之國者而今之九品之吏禄不足以代其耕則是古今之制厚薄之不同相去不知其幾也

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

俸十五

臣按大官禄薄則北門之寠貧而失志無他者葢有之矣小吏起自細微鮮雖窮不變之節既勤之以事又薄其禄茍非取之于百姓彼固無以為生也漢宣少長民間知其疾苦及其即位勤于吏治揆諸先王忠信重禄之意未嘗不大小一體然百石以下之吏于民彌親仰給于禄尤急固當深念者也又按文獻通考云應邵漢書曰張敞蕭望之

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而漢書言十五兩存其說

章帝時賈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頻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此子無人事于外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

臣按章帝之于賈逵既念其母之疾又以其不交

通人事為之加賜其謂馬防數語忠厚隱惻雖將母來諗之詩不是過矣此亦長者之效乎逵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帝蓋知之然則當時諸臣固皆禄不足以養廉而藉人事以免首陽之困乎加賜一賈逵何如益俸十五之施溥也

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禄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

臣按養親施惠養口體之孝也奉公忘私養志之孝也故重禄真可以廣孝

北魏百官不給禄少能以廉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有能糾告尚書以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受之張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禄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如此而求事簡民安不亦難乎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禄以酬廉

吏魏主乃為之罷新法

臣按先王之世以道相友以禮相接故孟子之于儲子季任皆以幣交而古者大夫出疆反必有獻而鹿鳴之燕嘉賓則必將之以筐篚故士以職事相親而後有士相見之禮古之人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故既聘而反其圭璋然而用幣有數著之于經君臣朋友之間休戚之相通問遺之交至人情之所不能已聖人因為之節文也羊酒之受

豈得為暮夜之金乎君子以禮義自處雖布幣充庭可以取可以無取亦必有道矣如其小人之好貨財也交以道接以禮則却而暮夜之金則受其巧詐不可勝窮也且糾告之端開而姦貪幾倖告尚書即為尚書則貴臣重足而立而觴酒豆肉或因之以死罪或以之而得官異乎先王之世和衷親遜之風矣況又不給其禄勤而無報乎欲以興廉起讓難矣

孝文帝大和八年秋詔班禄以十月為始每季一請舊律枉法十匹義贓二十匹罪死至是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為治貪暴班禄之後洪之首以贓敗魏主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猶以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禄者無不跼蹐賕賂殆絶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率寛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

六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禄文明太后
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為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
其子今給禄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
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
從閭議

臣按厚頒禄之制而嚴受賕之律于以飭吏治者
誠得矣蓋養廉之義正所以懲貪豈得以一人之
貪而反廢頒禄之典也高閭之議君子哉

唐太宗貞觀元年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無狀

彦博言于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彦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于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

臣按人主而欲以陽怒試羣臣先為不信于其臣人臣事君而存形迹先為不信于其君太宗恥于試佞人之策而以宜存形跡讓徵宜其悔也夫息

壊在彼甘茂之以術要君謗書盈篋文侯之以術馭臣君臣之間去智計而存忠信斯為難也若太宗之于徵也于泰交志同之象庶幾焉

十年魏徵上書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于德禮君之所保惟在于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

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慱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于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

十四年魏徵上疏曰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君以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

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

臣按夫子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又言事君盡禮君臣相與之際禮與忠相須使臣亦可言忠事君亦可言禮元首股肱自然一體并不假推心置腹也記言事君者量

而後入則夫聖賢之為道德豪傑之為功名其所以然者不同而知無不為惟力是視未嘗不同也懷情不盡誰則使然開誠待人豁達大度宜為君者也若疑端一啓則前後左右舉無可信之人矣信之至不間于疎逖小臣疑之終必及于貴戚故舊塗豕鬼車之惑用缶納牖之誠不難變易于俄頃也以太宗之賢而徵屢以為戒以貞觀之盛而恐其無克終之美徵之責難于君與太宗之能受

盡言其君臣契合要皆為不可及也

臣又按明臣湛若水疏曰聖學之大莫過于求仁仁者以人物為一體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曰近取諸身今夫人之一身主之惟心思調之惟元氣運之惟股肱耳目通之喘息呼吸惟喉舌發之惟百體髮膚故心思不寧則狂元氣不調則病股肱耳目不運用則痿痺眩惑喉舌不通則呼吸不來飲食不進百體髮膚不潤則不仁是之謂解體

五者有一焉扁鵲之所望而走者也故夫人君者猶身之有心也三公論道燮理隂陽猶身之元氣也九卿百執事猶身之股肱耳目也科道言官猶身之喉舌也天下兆姓猶身之百體髮膚也今夫人之于身也兼所愛也兼所養也至于公卿庶官萬民相待一體而有弗愛弗養焉是之謂自解其體夫哀莫大于解體也葢末之思耳矣故夫人君者以身體羣物慎所以愛養之伏惟陛下天錫睿

智宜視三公九卿百職科道萬民如一身反身而求之知吾身之心思不可以一時不宰也則必思所以正其心以主羣動不宜或有放失也知吾身之有元氣不可以一時不調也則于內閣大臣必思所以時召問論誠意交孚不宜如是疎濶也知吾身之股肱耳目不可以一時不運用也則于九卿百職事必思所以體悉禮遇推心委任不宜如是外遠也知吾身之喉舌不可以一時不通也則

于科道必思所以納其言從其諫不宜或有沮塞也知吾身之百體髮膚不可以一或不仁也則必以天下窮民如疾痛在身思所以惠育之不宜如是蠲貸不一也臣是以進一體之説伏乞聖明全體物之仁玩取身之義兼愛養之道懲扁鵲之走立大公以晉天下宮中府中視為一體疾痛痾癢無不相關使天下後世頌為至仁之君與神堯準若水之論可謂篤矣葢記言民以君為心君以民

為體易之卦體凡二五正應為吉他有以間之則各而艮卦全取象于人身艮以背為止其所背即心之繫屬者也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者人身榮衛流通則泰上否下結則病矣限分上下夤列左右乃至判隔而不得屈伸而其心之危厲薰灼為何如也夫四肢百骸之聽命于心心之能役使四肢百骸乃不期然而然之理相喻于甚微相感者至捷如今人之言信手信步信之云者不疑

其所為也天下之善疑者必不自疑其股肱耳目故能相為用而不相離然則人主之能宰制萬物役使羣動惟其以之為一體故也朱熹之釋文言曰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胡安國春秋傳體元者人君之事調元者宰相之職蓋書言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一德者元也仁也羣臣百姓皆一元之所亭育所以謂之萬物為一體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蓋言元氣之不相

灌輸可以知心體之喻最為親切矣人君者不愛其羣臣百姓猶心之不愛其股肱耳目矣體仁之君子殆不其然或坐而論道或起而行之皆吾之股肱之所持行吾之耳目之所視聽也心之所之股肱耳目不期而至股肱耳目之不便心亦勿問而知相愛之至也為臣子者惟知君父有公事而為君父者必恤臣子之私情居處之與行役未嘗不均其勞文事之與武備未嘗偏廢其一機宜未

嘗不密而諮詢未嘗不周如此乎其休戚與共而甘苦與同也安有股肱耳目而不惟其所使者哉然則夫子曰取人以身正謂能仁其身即所以體羣臣也

憲宗時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劉禹錫得播州中丞裴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

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

臣按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大哉王言真可以愧天下之為臣子者矣然帝終念禹錫母老徙之近地他日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欲赦之以問宰相崔羣言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須赦出無及矣于是免死又敬宗

時鄠令崔發以毆五坊人繫臺獄諫官交章論救不聽李逢吉從容言于上曰發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枉未嘗道此即遣使送發于家且慰勞其母此皆可謂能推親親之恩者也

以此教孝作忠交得之矣

宋仁宗天聖七年詔罷天下職田收其入以所直均給之

范仲淹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略曰真宗初賜職田
實遵古制蓋大賚于多士俾無蠧于生民無厭之徒
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
吏困于廉妝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
三班使臣俸禄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
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員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
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
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

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

天聖九年詔復郡縣職田

臣按職田之設最為近古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王制夫圭田無征蓋于制禄之外所以厚賢而不征其税也周禮載師任土之法士田任近郊之地官田任遠郊之地鄭注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

所謂圭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王制制農田百畝庶人在官者之禄以農之上下為差與孟子同李氏曰庶人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謂官田也禄足以代耕而又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廉善也職田者其即古士田官田之遺歟先王之于人也既勤其身則必厚其禄于俸禄之外有職分之田法之至善者也晉百官志諸公以下至尚書令太子二傅並給菜田魏制諸宰

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隋唐京外官皆有職分田開元間停給旋復舊制宋天聖間有詔罷職田悉以歲入租課送官其數上三司計直均而給之令未下而復給仲淹上疏論其不可罷即此時也乾道紹興之後此制相仍暫罷且復元成宗時鄭介夫上言隨朝大小官及各處行省宣慰司皆樞要重臣既無所取于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俸米何足養廉宜盡取元撥職田合收子粒錢糧官為收

貯將中外人員差等而普及之介夫所請行之法即天聖間欲罷職田而計直均給之法也在職田未廢之時則雖計直均給而仲淹以為不如古制之善在職田既廢之後則介夫所論官為收貯差等普及猶足以示優恩厲清節也明初勲戚之臣皆賜官田以代常禄既令賜田還官給之本色其後與文武百官米折兼支惟西寧侯晟〈宋〉禄米遞年坐戶支給則王府之有莊田功臣之家有禄糧田

蓋出于恩賜而非常法而京外官職分田永廢并其名而亡之矣又隋唐于職分田之外又有公廨田蓋職分田以給其人之身其頃畝多寡論品級公廨田以給衙門公用其頃畝亦視衙門為等差論者或以所在官司田租參錯不均或交競于差遣之時多取于收斂之日或以公廨錢出舉收利煩擾百姓則欲一切罷之而仁厚之君忠計之士卒以為不可廢者君子厲固窮之節固不以貧窶

或渝也中人之性仰事父母俯畜妻子有所取資其以是而益勉于職事者衆而必不反藉以營私也若夫谿壑可盈小人之慾不可厭以所養廉之具啓其不廉之心者容或有之古之時選舉公而黜陟當則必不以小人者充于列位審矣又何患于有是哉

金世宗時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憒亂如喪魂魄以此有失常

視臣萬死上嘉其孝即令還家侍疾俟平愈乃來

臣按不遑將母人子之私痛也況有疾病乎世宗可謂能體其臣矣親疾不可不侍也則居喪豈可以奪情哉誠出其心恥其視直長有餘媿矣不然則徒傷其心而職事亦不治也又何取此憒亂之臣乎哉

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今官于朝者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

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一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外者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詐冐假期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命中書省議行

臣按古之仕者各于邦域之中固未嘗因官守而廢定省之節也聘頫之事行役之勞而曠年累歲

者希矣楊柳雨雪不過自春徂冬也我行永久不過千里之鎬也而勞還之詩探其父母之情而發其忠孝之志先王之待臣下所以憫其勤苦而慰其憂思者至也豈若後世四方之士官于中朝其親在數千里之外而十年不得省覲者乎宜依古律所載而寛其給省之期計其道里之遠近而為之限制或歲一給省或間歲一給省或三歲一給省給省者若干日則間歲者倍之而三歲者再倍

之其詐冒假期既與詐奔喪者同罪則匿不省覲亦當與匿喪不報同科稍變通于今律之外其于孝治豈無少補哉

以上體臣工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七

天子之孝

重守令

臣按古之比閭族黨之治一人一家之治也元后作民父母武王以之首泰誓天子作民父母箕子以之終皇極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燕饗諸侯之樂也其三章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蓋古之天子之

六鄉六遂外而五等諸侯之國皆以比閭族黨之法治之自下而上轉相尊也自上而下爾相親也鄉之六行則首孝行鄉之五刑則重糾孝此所以服天下也今之郡守縣令其地大于古之牧伯矣而比閭族黨之規模雖不如古而其實猶存其名特小有異同也重比閭族黨之教化責其成于守令則猶之行古之道矣古之五等之君重于廢置故專制于國以病其民封建所以卒不復也而今

之郡守縣令特以簿書期會之不時紛然變易雖有賢者亦不暇以施其教化也則比閭族黨之名實雖不甚遠于古其能使里正鄰保之屬書人之孝友睦婣任卹敬敏耶使郡守縣令得行其志以盡其為民父母之職而後比閭族黨之教化行焉則孝治之成可跂而待也述重守令

國語晉語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賦稅乎抑為保障蔽扞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

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臣按古之宰一邑者其人民土地之衆寡大小遠不逮于後世之縣令也然而古之邑宰皆得自行其意以為其邑之政如子賤之于單父子游之于武城其于敎教化美風俗固已行于一邑之中而非有官司之督促文法之拘牽則其視後世之吏誠易以為矣尹鐸之請曰以為保障乎以為繭絲

乎若曰為保障則吏或殿課為繭絲則民將轉徙固無兩全之術也既已得請于簡子則亦可以自行其意而損其户數以寬民力此固後世之吏所不能為亦不敢為者

秦孝公時商鞅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

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綰言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王所封

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逺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頼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税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頼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臣按封建郡縣之得失朱熹所謂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在得人者盡之矣記曰繼世以

立諸侯象賢也如以賢則繼世之侯先德猶在君民之勢相親利害之情易達固不同守令之有代更雖有賢者亦不得而卒其功究其用也如其不賢則去之惟恐不速而繼世之侯固無如之何古者蓋有貶地削爵之制又命官監于其國以夾輔之使不至于病民而已王室衰諸侯僭狡焉啓疆者則固無以禁之也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成周之初一千八百國則其併吞之勢豈待春秋

戰國哉商鞅之行于秦也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至于始皇初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盖罷侯置守在并天下之後而縣令之官則商鞅時而已然也然而縣之名盖不始于此周官小司徒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又司馬法四百里為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為公邑主之者尊卑如縣正也其後楚滅陳蔡皆以為縣主之者皆僭稱公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

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而以司馬彌牟等為縣大夫蓋晉楚所為縣者其諸異于小司徒司馬法之所為縣者也然則封建之易而郡縣者因勢利導不得不然固不可以秦人之法而復議之者也然而秦人之分郡縣則是而秦人之所以置守令則非也非守令之不當置而守令之職徒以簿書期會而不在于風俗教化則非也頭會箕斂深文巧法非古之所謂廉善廉能者也欲以愚其民而

民日愈以詐偽欲以靖盜賊而盜賊滋多秦俗之弊至于德色耰鋤誶語箕帚人倫之道斁天德之恩絕當此之時為守令者蓋非刻深殘苛慮無以勝其任也先王之制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使司牧之豈若是哉司馬遷作史記列傳創為循吏酷吏之目並列于書蓋亦有感而云然也夫吏之溺職稱職惟上所命之而已所務在于簿書期會與所尚在于教化風俗固不可以同日語也督責之以

簿書期會而期望之以教化風俗不亦難乎此治天下者所以貴於審所尚也所尚旣定又在得人得人之道在于教養人才人才之盛衰郡縣之治亂之所由也先王之世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牛羊倉廩官司之賤皆其良也又豈若後世有百里者相環有千里者相接而不得一賢守令哉然而教養人才之本固不可以他求者也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養之以學校董之以師儒勸之

以孝弟廉節有恥之誼而體之以忠信使夫人才之盛惟所用之而無令不古若之歎則守令固不患于不得其人而天子大臣固無俟緦緦然以郡縣之不治為憂矣如是而慮其新故送迎之擾簿書緣絶之奸則久任之法可行也慮繁劇之難辨人地之相宜則調繁調簡之法可行也慮上下之暌孤也則延見訪問宴之朝堂其法可行也慮名實之不相稱也則採訪之使觀察之使其法可行

也慮資例之不可執也則令大臣薦舉及廉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守令之官之日中書吏部詢事考言進退其才不肖其法可行也慮勸厲之無其術也則璽書褒美襜帷寵異擢爲公卿其法可行也慮詿誤者不能盡其材也則明其本末先後之序持大體寛小過增禄秩其法可行也慮其布衣新進之官之日有所假貸也而予之以道里之費其法可行也凡爲前世已行之法所謂昔人已

試之方補偏救敝猶之因病用藥非罷侯置守之
後三代之治遂不可復也

漢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

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稱中興焉

臣按漢法丞相皆為列侯而二千石爵或至關內侯則刺史守相之與公卿未達一間耳使刺史守相人人思勉于職事以自致于公卿之選拜官之日輒親見問雖欲不為循吏其可乎後世往往重內輕外其人亦多分甘棄置憂文網之見及而無賜金增秩之榮此兩漢吏治所以獨隆也

潁川太守黄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其治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毫釐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

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臣按潁川之政近于靡密煩碎然皆民間之事而官為之經紀所以成就安全之者正在于此異于賈生所云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者也去泰去甚不易許丞可謂長者非如尹翁

歸之在東海披籍取人警動耳目以得名譽也

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上疏曰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懐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治已安民為劣弱奉法循理為不治髡鉗之戮生于睚眥覆尸之禍成于喜怒視民如寇讎税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虚誕者獲譽拘撿者離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

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
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
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
吏職賤禄薄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
特選横調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
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
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
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

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寛其負算增其秩禄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虚僞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原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矣

臣按左雄之疏因言漢世二千石久任所以致治而極論轉徙無常上無久志下不安業及一切寡廉鮮恥冒功避罪損政傷民之故可謂明白剴切

迹其弊固千古一轍者乎夫欲吏之久任而不寛其負負不增其秩禄則催科撫字奚遑之從終窶且貧鮮克自振未有收循吏之效者也

太史令張衡對策曰邦國守相剖符寧境爲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于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爲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民父母使嗟號也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于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

臣按古之良吏有甘棠之愛于民則去官之日如失父母蓋有伏闕庭而守轅轍者黜陟之際固當因民之情問其治行之何如而不但以課税為殿最也至于小過尤所當赦一事之詿誤亦何損于大體而奪百姓之所便使其人無自新之路非愛惜人材之道又況煩文密網為吏之所不及避者乎

獻帝時杜畿治河東務崇寛惠民有辭訟畿為陳義理

遣歸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脩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

臣按杜畿之治河東觀其設施次第富而能教安不忘危古之循吏也然非十六年之久則必有所不及爲者矣且夫守令之于民有所興革固當以漸移風易俗固未可取必于歲月之間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爲吏者固當以久道化成爲期

如其不然則寧有所不及為而不敢以求治太急

為善近名貽笑後人也

魏延興三年春正月詔縣令能靜一縣刼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禄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臣按此亦必不能行之法也將務為教化以息盜源耶則必有外戸不閉路不拾遺之風而後可以言靜也雖使之宰天下可也豈直兼郡縣哉如其

以斬捕追討為功也于什百人中而漏一人于一二年中而間一發固未可以咎長吏而以彼為功必以此為罪也賊殺不辜者衆而匿不以聞者往往然矣

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臣按古之鄉舉里選之法出使長之入使治之即以鄉里之所舉爲之師長故人情莫不便且安之而所舉之人中和孝友藝能兼備舉之者出于至公而無有濫也今若但于選人之中達官舉奏堪任繁劇者不次銓補亦可以使長才不歎于廢滯而保任得人與否又以觀其知人之明也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宴新除縣令于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

臣按縣令疏遠之臣然而于民則彌親為寄則至重宴之于朝堂之上既以寵異而又有以戒勉之此開元之盛所由致也若明祖起事之初州縣官之任給道里費亦曠典也

肅宗乾元元年制停采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觀察使始此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都督二

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當時以為權重難置罷之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采訪處置使四年罷八年復置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二十一年曰采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是年改曰觀察處置使

臣按諸使之名不一其罷置不時要即古者封建諸侯之有方伯連帥也天下之利弊固不能以徧知天下之守令固不能以徧擇杜甫和元結舂陵

行序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曰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方伯萬物吐氣天下小安可待蓋此十數公者誠天下治亂所關也貞觀中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旨哉乎程子之言曰四海之利病係于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

于守令之賢否然而大吏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大吏之本也為大吏者果能潔已奉公正身率屬則大法小廉守令則而傚之自不敢殘民以逞而知人善任慎簡大吏無以非才濫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代宗大歷十二年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丁未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

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逈不仁如是乎貶渠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涚

臣按凡奏報災荒者言之雖或過其實然意在急于救民不損猶應言損溥哉仁人之言也為縣令者顧安可以阿度支之旨憚按視之勞而失字人之術以自取戾乎推此言也亦足以使為令者無

有不行其志者矣

德宗時陸贄論長吏以增户加税闢田為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吪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懐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遊賦役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

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亦如之

臣按陸贄所論增戶加稅闢田其弊至于傾奪鄰境令土著之人代惰游賦役蓋戶口實未增田地

實未闢徙令土著之户包賠荒地之税多者增秩少者紀功里民迫于官長之威不得不應追呼急切反致轉徙大抵鄰境所招集之新户即此等之逃户其所以輕棄故鄉者非謂適彼樂郊民之攸塈也以墾荒之初例不起科鹵莽而耕歲入雖薄皆其所有及至全科其税之日則又轉而之他雖還舊土却爲新户流移初復便當見優此皆包賠之累敺之使然長民者雖以是得最課其能無愧

于心乎

宋真宗時曾宗道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别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才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做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帝納之

臣按臯陶謨言在知人在安民能哲而惠蓋必知人而後民安也而其所以知人者則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蓋取人者不可以徒徇其虛名而不究其實用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某事也宣三德者有家敬六德者有邦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而民無不安古者用人之道其詳且慎也如此非如後世之考任廕格一概銓除也郡守縣宰即古之有家

有邦者也宰相銓部果知其人之有其德其事乎守宰之至宰相之門則謁者如鬼主人如帝安望其廷至中書詢事考言以進退其才不肖也吏部之于選人但有記籍更無詮擬雖有清通簡要之才識蓋無所用之也于未任之前雖劣下之品無所擯斥于既任之後雖肆應之才亦不免于處分矣如此乎其輕守宰也守宰顧安得而不自輕乎欲以治安百姓難矣宗道之言誠為切于世務者

也

仁宗時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二丞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

范仲淹又上書言古者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

守宰得人若守宰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臣按富范歐陽皆欲以黜陟守令責成方岳蓋亦以徧知守令之賢否則難而妙簡方岳之廉能則易也但守令親民之官待其不任事而後方岳得而按舉流毒已深其民何罪若復一切例除不知選擇則按舉紛然而吏治終不得其人也

仁宗詔曰朕觀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而百姓安其業今求才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詳而吏多

失職非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人材獨少而世變殊哉殆不得久于其官故也蓋智能材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奸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亦遽難責效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知州縣守令有清白不擾政績尤異而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連書同罪保舉將政績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實許令再任

臣按宋文帝時守宰以六期為斷元嘉之政江左莫尚焉厥後變易舊制以三周為少滿而遷換去

來又率不及三周宋之善政于是乎衰大抵重改革者必于治朝亟易置者必于亂政守令之當久任也前代詔令奏疏累言之矣然其所以不得久任之故則或因遷轉或以貶黜遷轉之速皆由本人自欲規避事端夤緣奸利如明臣李夢陽所論小轉更調法愈巧而官愈廢者也貶黜之多則以功令太嚴條教太密勤撫字則見謂迂儒拙催科則當書下考求盜密于沉命漢武帝作沉命法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

捕亡甚于僕區僕隱區匿也為隱匿亡人之法見左傳固已有席不暇煖之勢而上官又從而瑕疵取求焉雖有智者亦無能自全矣使貶黜之吏及于寬政則人人得展其才固不必無循卓者出于其間也況于增秩賜金儲之為公卿之選人情所榮又豈必以遷轉之速為得計哉

光宗詔曰朕惟為政之道莫先于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除厚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于安富郡守縣令最

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有政平訟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聞科歛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為椎剥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掊克督趣以為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貴于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為心以牧養為務俾民安業時予汝嘉

臣按宋光宗此詔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有漢文帝

之風但欲吏之不以棓克督趣為能惟有寛其負

課之罰不然則朱熹所謂雖戒敕州縣不過虛文

而已

以上重守令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江長鍹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八

天子之孝

愛百姓

臣按經言德教加于百姓蓋天子之孝與凡人不同凡人之孝或限于分或詘于力所謂小孝用力中孝用勞也天子之孝廣博充周務使天下之大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所謂大孝不匱也但其事

非一端可竟而其理亦非一言可畢臣故以愛百姓為目中之綱凡推已及物興利除害之事皆為愛百姓而設也有天下者以愛天下之人為愛親之盡西銘之所謂乾父坤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故述愛百姓而又以愛物附焉

易比卦名彖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原再筮也再筮自審以元元善永長貞正固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楊時曰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所以吉也衆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凶可知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程頤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大道也

臣按彖言後夫凶而文言失前禽邑人不誡者聖人天地父母之心凡夫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無不在其所愛之中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衆之所歸羣之所往普天率土君之宗之矣于斯之時而有去順就逆者陷身大戮自取滅亡然聖人之心大公無私好生之仁不忍盡物雖討不庭但誅首惡居人喻旨無有警動也

頤卦名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

矣哉

程頤傳曰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于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同功

臣按晉師曠之言曰良君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又曰天子愛民甚矣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惟以生物為

事天地生之而聖人養之易曰天地養萬物雖宗
子不尸父母之功也讓德于天也西銘曰聖其合
德賢其秀也夫以民吾同胞而吾于中養其秀者
天下必無有顛連而無告者矣故推吾愛親之心
以盡愛人之道非必家至而戶給之也憂在得人
而仁在百姓故曰及

益卦名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臣按益莫大于信惠莫大于心故夫子于道千乘

之國言愛人先言信也惟其不本于心卒以不信故有口惠而實不至焉者矣噢咻痛念之聲之術不可以云惠壺漿之德不可以云益當損上益下之時非小小補助也田里樹畜輕徭薄賦此其惠在經制者散財發粟非常之恩聖人守其大寶又有收拾人心之義也

書臯陶謨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臣按惠者仁之愛也民物則各得其分為安故不

愛其親而愛他人則悖而愛其親者必不敢惡于人也惟其等級隆殺順天理之自然而相親相遜和協于衷黎民之懷懷于有德非以其姑息小惠也

太甲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悦

蔡沈傳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未有不得其歡心

臣按商王愛人之誠孚于隣國之民而有后來其蘇之望孝經所謂得萬國之歡心者也尹稱之以告嗣王欲其視烈祖之所為無得罪于百姓以為奉先之孝也

洪範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朱熹曰民之性情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

陳櫟曰按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揺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揺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之則以庶民省之于星以驗其安否之說信矣

臣按孝經開宗第一義即曰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又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申言孝治葢孝子仁人愛親愛人可以自信有通于神明之理而皇極庶徵又以民之安否係之于星此所謂

則天之經也

無逸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蔡沈傳曰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

臣按蔡以平易近民釋徽柔懿恭者柔不至于暗弱恭必由于中出合觀之乃其不敢惡于人者然

也一夫不得其所未可謂之錫類曰昃不遑正以夙夜匪懈無忝所生者也咸和萬民則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博愛之道又以主敬為要也

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按司徒職兼敎養穆王之命君牙欲其體小民之情而思惟圖度于其衣食之艱易則其愛人無已之心以為如是然後可以敷五典而和民則也

暑雨祁寒天道之常而亦氣候之一變庴廈細旃之上或不覺其有異他日也况于怨咨之聲乎暑雨而阻饑祁寒而怨凍民生之艱若此奚暇治禮義哉然此皆司牧者之責徒思之亦無益也辨土地之宜興稼穡之利保其蓄息安其本俗所以圖之者未可殫述一皆以至誠惻怛之意經營勤勞而後艱者易怨咨者寧然而衣食既足之後虞廷命棄猶以在寛為訓故知聖人愛人之心終無已

時也

詩小雅鴻鴈（篇名）其一章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可憐之人）哀此鰥寡

小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朱善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再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

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于文王之家法也此詩不作于流離之時而作于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是以知之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為宣驕也

臣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民皆離散故以安集其居為始事而鰥寡孤獨又先被其澤故朱善以

為惠鮮懷保文王之家法然則仁民正所以親親

孝哉其為念爾祖也

禮記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方慤曰先王之眄瘖者以之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刖者以之守囿刖則跛躃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盧

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治氏之攻金玉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

臣按先王愛養百姓其政莫大于井田而鰥寡孤獨癈疾伎藝皆不能治田之人也其論官材養耆老則又出于學校而此鰥寡孤獨癈疾伎藝之人不足以與于國老庶老之列與夫公卿大夫士之選者也先王于天下之人無所不愛故于天下之

人無所不養養之于井田學校之中者葢足以盡乎天下之人矣而鰥寡孤獨癈疾伎藝者既不在于井田又不在于學校其人有可憫其才猶有所用先王于四者之民而皆有常餼于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而各以器食此政所以輔井田學校之不逮也觀王制次序亦可見矣如其不能以九一使耕以世祿待士而煦煦然惟是之為務則其為愛也微矣豈天地父母之心哉

月令篇名秦相吕不韋命諸儒雜記三代及秦事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臣按四序之春即四德之元于人為仁胡氏春秋傳曰體元者人君之事調元者宰相之職故德令慶惠出于君而布和行施以及下者相也仁主于愛固無時而不然而獻歲發春氣之更始人情欣悅則其愛人之意油然而生而其恩澤必實有以及于人者大君天之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兆民

之休戚懸焉愛之則遂行之非徒畜其意而已要之四序之中皆有春四德之中皆有元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而此則行仁于立春之日所謂元之元也

養幼少存諸孤助生氣也

臣按此西銘所謂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者也乾元統天是以大生焉坤元順承是以廣生焉聖人合德是以助其生氣焉天地明察視幼少諸孤皆同

胞也養育存安愛之實也

祭統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

鄭康成注曰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祭餘之惠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于竟内也

臣按人君有財物積重而不以施惠使下有凍餒

之民則無以得人之歡心以承祖考守祖廟也子孫之祭鬼神且不敢專饗之必以徧于廟中而豈可專其蓄積不以施散于民乎故言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觀于每變而衆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則患之及于夫人者體先王先公之心而愛其所親也

經解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

臣按和仁雖異事而其道相成和始之而仁終之也人主之憂勤惻隱所以激勸天下者存乎發號

施令故易言重巽申命書盤庚三篇反覆喻意然後行事葢號令當于民心則說說則和和則上下相親而仁矣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唐奉天制書能使武人悍卒感慟流涕成興元戡難之功然則王言之出即王心之仁四方萬里向背之由故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而況于人乎然非難也上以號令及下而無不至之惠

則下之聞上之號令者莫不有尊君親上之心矣夫親親者仁之始相親者仁之終而和與仁又相為終始也

哀公問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臣按奄有四海故曰安土皇天眷命故曰樂天身有顯名故曰成身此皆愛人之驗故曰愛親者不

敢惡于人

坊記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鄭康成注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

臣按為政者在于通民之情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其便與不便甚明也行善而備敗君于是乎斟酌焉雖取草取薪之賤者未嘗棄其言也衛巫監謗而厲王流彘誹謗偶語有誅而秦族以亡

由不恤民也

表記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

臣按此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異于齊宣之愛及于觳觫之牛而功不至于百姓也

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

臣按呂祖謙曰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于子也發于誠心而已此言虞舜之君天下其愛

人之仁非後世所可及也虞舜之愛親極其至故虞舜愛民之心亦極其至也子愛于民如父母之愛子則好惡與民同之而凱以强教弟以悅安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舜之得此于民正如詩言孝子既孝而其嗣子又孝也

緇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

陳澔集說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

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為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于行已之善而悦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

臣按仁孝一理尊仁乃所以盡孝子愛百姓事天乃所以事親自其賢秀以至顛連德教所加罔不畏愛孝治成矣

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寛疾六曰安富

臣按六者皆愛民之事其前五事人所易知其第六條似與前五條不並行而俗吏不通經術有專意抑豪强破富人以為能者善乎宋臣葉適之言曰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于其所治耳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于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于富

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貸于富人歲時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于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于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廼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敎戒之不可敎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

置疾惡于心茍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

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客主

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為治者也故臣以為儒

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

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

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

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為之不然

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

上下乖忤俗吏以畢為實儒者以高為名天下何從而治哉適此論深合周官安富之意臣竊以父母之于子鳲鳩之愛惟均要其貧富必不能强之使齊也父母之分金使治生者無偏頗則愛惟均耳及其力田服賈或逢年倍利或蕪穢不治折閱不售各自其時命智力使然而欲奪富者之所有分之貧者可乎但使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興于風俗則家有富人必不雄財專欲于其兄弟國有富

人必不雄財專欲于其比閭族黨而何至于豪綦

過甚兼取無已重煩長吏之敎戒哉

大學傳之九章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胡炳文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敎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舉其慈之出于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誠而已

許謙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況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

臣按傳引康誥之言以見慈幼之誠而愛親敬長良知良能自然如此則孝弟慈皆在于誠知慈母之保赤子則聖人因親教愛因嚴教敬亦豈假強為哉然而事君事長責已亦以責人而慈幼使衆

則皆君子之事君子父天母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緣天地好生之德以愛百姓也國人以君子爲父母君子愛之如子緣巳有愛子之慈以愛百姓也昔陶潛遺其子以一力誡之曰彼亦人子也善遇之慈矣哉君子也在上者誠推此心自不至于虐使其衆矣

中庸子庶民則百姓勸

臣按父母之于子未嘗盡其力而恐其勞也未嘗

用其財而憂其貧也茍可以使之逸使之富者將無所不至也然而子趨父事未有不亟者孝慈相感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夫人情之莫不欲然所以阜其財求寛其力役者亦如父母之于子無所不至也藏之于民而國未嘗告匱以生其共而民且為之効死君于民交相愛也有不勸哉

孟子文王視民如傷

臣按汝墳之詩言魴魚頳尾王室如燬毛傳言魚

勞則尾赤燬火也蓋頳尾以喻役者之顔色瘦病如燬以喻商辛之猛熾酷烈書言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但岐豐耳王室猶存則其纍尚及于六州之民也如傷者蓋文王之隱痛禹稷之由已溺之由已饑之伊尹之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皆是心也大學傳言文王為人君止於仁為人父止於慈仁慈如文王可謂止矣其封内之民則斷斷乎無傷者矣而文王愛人之誠保天下之量所不忍其

顚連而無告者商之民即文王之民也由其中心

憯怛是以如傷也

漢文帝元年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

寡孤獨或阽于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

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

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

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有司請八十以

上月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後元年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益加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

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臣按漢孝文始年未踰時而除收帑相坐之律其愛百姓之意固已形于詔令矣至是又未踰時而下詔定振窮養老之令一則曰為民父母將何如再則曰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夫豈非仁人孝子之言歟此所謂君行愽愛施德教于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也後元之詔乃所謂君愛已親則能推及物常思安人為其興利

除害者歟天子之孝漢文蓋庶幾焉

武帝征和四年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臣按漢孝武承文景休息之後人給家足之餘窮兵黷武神仙土木無所不事藏錢經耗賦稅既竭鬻爵筭緡均輸平凖利析秋毫以奉戰士不戢自焚竟有巫蠱之禍是時諸方士神巫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埋木人祭祀度厄江充因武帝有疾指言巫蠱為祟乃使充治之于太子宮掘得木人充多又偽為帛書所言

不道太子無以自明以節矯發兵捕充敗走自殺所殺人之子多矣是非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哉至其末年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封承相為富民侯以安天下富實百姓其悔雖已晚然其順天道因民心扶衰起壞挽回大命延及子孫其效可謂捷矣故充其不愛其親而敢惡于人之心登年載毒至于反中其身一念之善在于恤民猶能以危為安甚哉君人者之不可以不愛人也

宣帝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鰥寡孤獨年高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敎吏謹遇視毋令失職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臣按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人西銘所謂皆吾兄弟之顚連無告者也愛親之施孰大于是

章帝元和三年春正月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信之敎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

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

臣按此所以幼其幼也先王之世幼孤得遂長皆推一念之愛以及之也

順帝陽嘉二年扶風功曹馬融對策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效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

臣按科條禁令為治者之所不廢周官三百六十

未嘗不備悉也然而謂之致太平之書則未盡然致太平者文武之身耳周道親親親親是以愛人讀大小二雅及頌周家忠厚之意最可想見固不獨關雎麟趾云爾也故為治但求之科條禁令之間則法度美如周官亦未有以使斯民見惠和之實也如使誠心實意愛恤百姓品制潤略而平易近人使勞者得而壓息窮者得而赴愬寛然有樂生之心即此乃為太平有象彼紛紛于科條禁令

者抑末也

唐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躭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甚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

臣按仁民本于愛親主敬所以存仁故愛之中即有兢業顧畏之義非惟不忍虐用其民而亦不敢自暇逸也何則聲色滋味之欲匹夫縱之止及其身而人主縱之所損極大蓋匹夫僅能敝已之精神財力而勢不足以及人故精神耗財力竭則足以喪其父母之軀而已天下之主享天下之奉言傳號渙萬里奔走所以快耳目悅口體者君取一而天下之費且千百焉所耗者百姓之精神也所

竭者百姓之財力也所以奉一人者有限而敝天下者無窮太宗之言誠有見于此也夫百姓之肥瘠乃君身之肥瘠人君視天下如一家視萬物如一體必不忍此肥而彼瘠此羸而彼詘故于嗜欲之原謹之又謹塞之又塞昔人之言曰以一人勞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道固如是也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夫愛者不忍之發也而曰不敢仁民者其可以惡于人乎哉

後唐明宗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于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于四民之中最為勤苦

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録其詩常諷誦之

臣按五代史贊曰予聞長老言明宗為人純質寛仁愛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稱也甞夜焚香仰天而祝曰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初即位罷減宫人伶官廢内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耶歲甞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宫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

馮道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吏有犯贓輙寘之死曰此民之蠧也以詔書襃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葢亦有意于治矣五代兵戈擾攘生民塗炭明宗在位十年兵革粗息生民少安獨能以祈穀重農為務聞馮道所陳聶夷中詩記録諷誦道又嘗陳言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因令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史稱寛仁愛人信乎其不虛美也

宋哲宗初立韓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宫入朝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稅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臣按欲富欲樂人有同心然而勞困而弗息則致貧之道鬱塞而弗通則端憂所自也愛民者必利

民必憂民利民憂民之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無微勿至而橫斂淫刑所宜先去者也夫以人力之所弗堪而責人必欲取盈人情之所勿便而酷吏必求勝任民用殫矣民命殘矣何以為有基勿壞

故曰王道本乎人情

楊萬里上民政疏曰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讐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于此而已矣且吏何惡于民而讐之也非讐民

也不讐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驅之于後功啗之于前雖欲不與民為讐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于民者耳曷為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于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于民者則有功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于某土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

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善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顧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于臣怨歸于君利于國者小害于國者大此可悼爾

臣按賦役之煩苛皆原于貪吏貪吏之原又在好惡不明觀萬里之言則知當日之所以課吏非誠能獎廉而懲貪也功罪所在人誰不知勸懲者苟

工聚斂之計行督責之術者得以奏最績催科曰拙鬬絲不登者反以書下考此為吏者其亦何所勸何所懲乎況法外之征非時之役則又甚便于不肖有司之乾沒者也杼柚棧車之哀怨必不以之上聞而靈臺幽籥之和聲方矯誣以頌已好惡之所以貿亂其不以此歟愛民者為民除貪吏當如驅餓豺狠焉好惡不明則黜陟不當安能禁其不肆惡于民上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好惡之大

原在于能絜矩經曰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誠能推愛親之心以愛百姓斯可謂能絜矩者矣

愛物附

易无妄卦名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
萬物

臣按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
聖人與天地同一无妄所謂動以天也若夫曾子
所云斷樹殺獸不以其時不得為孝正以有妄而

與天違耳

禮記月令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臣按先王愛物之心自愛百姓而推者也周禮山虞掌山林澤虞掌國澤合之王制月令之言總不外于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而已里革諫宣公魯君言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正孟春獺祭之時古者魚亦言禽則

澤虞所謂植虞旗以屬禽其川禽也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黄落蟄蟲咸俯而季夏以前草木鳥獸有禁正與王制相合而山虞文所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隂木者與王制月令不同殷周異制也大抵山林川澤之利聖人與民共之草木鳥獸魚鼈之屬所以不可勝食不可勝用者以有官守使不至于取之不時用之無節而已愛物正所以愛民也長養生息不違于物之性正所以使之不可勝食

不可勝用也澤梁無禁文王之所以治岐何至于設為厲禁山虞則凡竊木者刑罰而澤虞則守其財物而入之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哉然則王制月令先王之遺制可考而周禮二虞之職必後王更定之條也

春秋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桓公七年

胡安國傳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

此心以及物至于鳥獸若草木裕無佃獵之過矣書

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臣按程頤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二月非火田之時咸丘非狩地焚林而田是謂盡物非一叢一聚則所焚者廣昆蟲未蟄則所殺者衆仁人孝子之用心必不其然也其後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左氏外傳紀其所述之訓亦春秋之意也

論語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張栻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于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于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絶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于禁殺茹蔬殞

身飼獸而于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臣按詩序于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則云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于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則云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而所以致此者于騶虞則以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于行葦則以内睦九族外尊事耇

老故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必然之序也聖人之心純乎天德王道好生者天也而春生秋殺各以其時奉若天道者王也而慶賞刑威各以其政未嘗有生而無殺也則佛氏之不殺可謂得愛物之正乎梁武人主也崇信其說宗廟犧牲以麪為之先自絶其祖宗之血食而其政理乖違貽禍生民流毒百姓豈非以不愛及其所愛哉武王罪狀商紂曰暴殄天物蓋于時宗廟犧牲為小民

所攘竊而不問則山澤之虞亦失其官守而君臣上下窮極其慾以殘物命可知也故張栻以為事雖不同而其拂天理而致亂亡一也供祭祀奉賓客則山川之禽不可不具而弋釣之事亦所時有不絕流不射宿其諸騶虞行葦之仁也使孔子得行其道則民胞物與推恩有序山林川澤之利盡弛與民而但禁其不時與盡取民給其求物亦若其性仁至義盡無以復加矣

以上愛百姓愛物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八